

欽定晉書

卷之六十一
百六十一

晉書卷一百二十六

唐 太宗 文 皇 帝 御 撰

載記第二十六

禿髮烏孤 禿髮利鹿孤 禿髮傉檀

禿髮烏孤河西鮮卑人也其先與後魏同出八世祖匹孤率其部自塞北遷于河西其地東至麥田牽屯西至濕羅南至澆河北接大漠匹孤卒子壽闐立初壽闐之在孕母胡掖氏因寢而產於被中鮮卑謂被爲禿髮因而氏焉壽闐卒孫樹機能立壯果多謀略泰始中殺秦州刺史胡烈於萬斛堆敗涼州刺史蘇愉于金山盡有

涼州之地武帝爲之旰食後爲馬隆所敗部下殺之以降從弟務丸立死孫推斤立死子思復鞬立部衆稍盛烏孤卽思復鞬之子也及嗣位務農桑修鄰好呂光遣使署爲假節冠軍大將軍河西鮮卑大都統廣武縣侯烏孤謂諸將曰呂氏遠來假授當可受不衆咸曰吾士衆不少何故屬人烏孤將從之其將石真若留曰今本根未固理宜隨時光德刑修明境內無虞若致死於我者大小不敵後雖悔之無所及也不如受而遵養之以待其釁耳烏孤乃受之烏孤討乙弗折掘二部大破之遣其將石亦于築廉川堡以都之烏孤登廉川大山泣

而不言石亦于進曰臣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大王所爲不樂者將非呂光乎光年已衰老師徒屢敗今我以士馬之盛保據大川乃可以一擊百光何足懼也烏孤曰光之衰老亦吾所知但我祖宗以德懷遠殊俗憚威盧陵契汗萬里委順及吾承業諸部背叛邇旣乖違遠何以附所以泣耳其將苻渾曰大王何不振旅誓衆以討其罪烏孤從之大破諸部呂光封烏孤廣武郡公又討意云鮮卑大破之光又遣使署烏孤征南大將軍益州牧左賢王烏孤謂使者曰呂王昔以專征之威遂有此州不能以德柔遠惠安黎庶諸子貪淫三甥肆暴郡

縣土崩下無生賴吾安可違天下之心受不義之爵帝王之起豈有常哉無道則滅有德則昌吾將順天人之望爲天下主留其鼓吹羽儀謝其使而遣之隆安元年自稱大都督大將軍大單于西平王赦其境內年號太初躍兵廣武攻剋金城光遣將軍竇苟來伐戰于街亭大敗之降光樂都湟河澆河三郡嶺南羌胡數萬落皆附之光將楊軌王乞基率戶數千來奔烏孤更稱武威王後三歲徙于樂都署弟利鹿孤爲驃騎大將軍西平公鎮安夷僭檀爲車騎大將軍廣武公鎮西平以楊軌爲賓客金石生時連珍四夷之豪雋陰順郭倖西川之

德望楊統楊貞衛殷麴丞明郭黃郭奮史嵩鹿嵩文武
之秀傑梁昶韓疋張昶郭韶中州之才令金樹薛翹趙
振王忠趙晁蘇霸秦雍之世門皆內居顯位外宰郡縣
官方授才咸得其所烏孤從容謂其羣下曰隴右區區
數郡地耳因其兵亂分裂遂至十餘乾歸擅命河南段
業阻兵張掖虐氏假息偷據姑臧吾藉父兄遺烈思廓
清西夏兼弱攻昧三者何先楊統進曰乾歸本我所部
終必歸服段業儒生才非經世權臣擅命制不由已千
里伐人糧運懸絕且與我隣好許以分災共患乘其危
弊非義舉也呂光衰老嗣紹沖闇二子纂弘雖頗有文

武而內相猜忌若天威臨之必應鋒瓦解宜遣車騎鎮
浩亶鎮北據廉川乘虛迭出多方以誤之救右則擊其
左救左則擊其右使纂疲於奔命人不得安其農業兼
弱攻昧於是乎在不出二年可以坐定姑臧姑臧既拔
二寇不待兵戈自然服矣烏孤然之遂陰有吞并之志
段業爲呂纂所侵遣利鹿孤救之纂懼燒氏池張掖穀
麥而還以利鹿孤爲涼州牧鎮西平遣傳檀入錄府國
事是歲烏孤因酒墜馬傷脅笑曰幾使呂光父子大喜
俄而患甚顧謂羣下曰方難未靜宜立長君言終而死
在王位三年僞諡武王廟號烈祖弟利鹿孤立

利鹿孤以隆安三年卽僞位赦其境內殊死已下又徙
居于西平使記室監麴梁明聘于段業業曰貴主先王
創業啓運功高先世宜爲國之太祖有子何爲不立梁
明曰有子羌奴先王之命也業曰昔成王弱齡周召作
宰漢昭八歲金霍夾輔雖嗣子冲幼而二叔休明左提
右挈不亦可乎明曰宋宣能以國讓春秋美之孫伯符
委事仲謀終開有吳之業且兄終弟及殷湯之制也亦
聖人之格言萬代之通式何必盾已爲是紹兄爲非業
曰美哉使乎之義也利鹿孤聞呂光死遣其將金樹蘇
翹率騎五千屯于昌松漠口旣逾年赦其境內改元曰

和二千石長吏清高有惠化者皆封亭侯關內侯呂
來伐使偃檀距之纂士卒精銳進度三堆三軍擾懼
檀下馬據胡床而坐士衆心乃始安與纂戰敗之斬
二千餘級纂西擊段業偃檀率騎一萬乘虛襲姑臧纂
緯守南北城以自固偃檀置酒于朱明門上鳴鐘鼓
以饗將士耀兵于青陽門虜八千餘戶而歸乞伏乾歸
爲姚興所敗率騎數百來奔處之晉興待以上賓之禮
乾歸遣子謙等質于西平鎮北將軍俱延言於利鹿孤
曰乾歸本我之屬國妄自尊立理窮歸命非有款誠若
奔東秦必引師西侵非我利也宜徙於乙弗之間防其

越逸之路利鹿孤曰吾方弘信義以收天下之心乾歸
投誠而徙之四海將謂我不可以誠信託也俄而乾歸
果奔于姚興利鹿孤謂延曰不用卿言乾歸果叛卿爲
吾行也延追乾歸至河不及而還利鹿孤立二年龍見
于長寧麒麟游于綏羌於是羣臣勸進以隆安五年僭
稱河西王其將鋤勿崙進曰昔我先君肇自幽朔被髮
左衽無冠冕之儀遷徙不常無城邑之制用能中分天
下威振殊境今建大號誠順天心然寧居樂土非貽厥
之規倉府粟帛生敵人之志且首兵始號事必無成陳
勝項籍前鑒不遠宜署晉人於諸城勸課農桑以供軍

國之用我則習戰法以誅未賓若東西有變長算以縻之如其敵強於我徒而以避其鋒不亦善乎利鹿孤然其言於是率師伐呂隆大敗之獲其右僕射楊桓僇檀謂之曰安寢危邦不思擇木老爲囚虜豈曰智也桓曰受呂氏厚恩位忝端貳雖洪水滔天猶欲濟彼俱溺實恥爲叛臣以見明主僇檀曰卿忠臣也以爲左司馬利鹿孤謂其羣下曰吾無經濟之才忝承業統自負乘在位三載于茲雖夙夜惟寅思弘道化而刑政未能允中風俗尚多凋弊戎車屢駕無闢境之功務進賢彥而下猶蓄滯豈所任非才將吾不明所致也二三君子其極

言無諱吾將覽焉祠部郎中史昂對曰古之王者行師以全軍爲上破國次之拯溺救焚東征西怨今不以綏寧爲先惟以徙戶爲務安土重遷故有離叛所以斬將剋城土不加廣今取士拔才必先弓馬文章學藝爲無用之條非所以來遠人垂不朽也孔子曰不學禮無以立宜建學校開庠序選耆德碩儒以訓胄子利鹿孤善之於是田立冲趙誕爲博士祭酒以教胄子時利鹿孤雖僭位尚臣姚興楊桓兄經佐命姚萇早死興聞桓有德望徵之利鹿孤餞桓于城東謂之曰本期與卿共成大業事乖本圖分岐之感實情深古人但鯤非溟海

無以運其軀鳳非脩梧無以晞其翼卿有佐時之器夜
光之寶當振纓雲閣耀價連城區區河右未足以逞卿
才力善勗日新以成大美桓泣曰臣往事呂氏情節不
建陛下宥臣於俘虜之中顯同賢舊每希攀龍附鳳立
尺寸之功龍門旣開而臣違離公衡之戀豈曰忘之利
鹿孤爲之流涕遣僇檀又攻呂隆昌松太守孟禕于顯
美剋之僇檀執禕而數之曰見幾而作賞之所先守逃
不變刑之所及吾方耀威玉門埽平秦隴卿固守窮城
稽淹王憲國有常刑於分甘乎禕曰明公開翦河右聲
播宇內文德以綏遠人威武以懲不恪況禕蔑爾敢距

天命釁鼓之刑禕之分也但忠於彼者亦忠於此荷呂氏厚恩受藩屏之任明公至而歸命恐獲罪於執事惟公圖之僂檀大悅釋其縛待以客禮徙顯美麗軒二千餘戶而歸嘉禕忠烈拜左司馬禕請曰呂氏將亡聖朝之并河右昭然已定但爲人守而不全復忝顯任竊所未安明公之恩聽禕就戮於姑臧死且不朽僂檀義而許之呂隆爲沮渠蒙遜所伐遣使乞師利鹿孤引羣下議之尙書左丞婆衍崙曰今姑臧饑荒殘弊穀石萬錢野無青草資食無取蒙遜千里行師糧運不屬使二寇相殘以乘其釁若蒙遜拔姑臧亦不能守適可爲吾取

之不宜救也。僂檀曰：崙知其一，未知其二。姑臧今雖虛，弊地居形勝，河西一都之會，不可使蒙遜據之。宜在速救。利鹿孤曰：車騎之言，吾之心也。遂遣僂檀率騎一萬救之。至昌松，而蒙遜已退。僂檀徙涼澤，段冢五百餘家而歸。利鹿孤寢疾，令曰：內外多虞，國機務廣，其令車騎嗣業以成先王之志。在位三年而死，葬于西平之東南。僂諡曰康王弟僂檀嗣。

僂檀少機警，有才略。其父奇之，謂諸子曰：僂檀明識幹藝，非汝等輩也。是以諸兄不以授子，欲傳之於僂檀。及利鹿孤卽位，垂拱而已。軍國大事皆以委之。以元興元

年僭號涼王遷于樂都改元曰弘昌初乞伏乾歸之在
晉興也以世子熾磐爲質後熾磐逃歸爲追騎所執利
鹿孤命殺之僞檀曰臣子逃歸君父振古通義故魏武
善關羽之奔秦昭恕頃襄之逝熾磐雖逃叛孝心可嘉
宜垂全宥以弘海岳之量乃赦之至是熾磐又奔允街
僞檀歸其妻子姚興遣使拜僞檀車騎將軍廣武公僞
檀大城樂都姚興遣將齊難率衆迎呂隆于姑臧僞檀
攝昌松魏安二戍以避之興涼州刺史王尙遣主簿宗
敞來聘敞父燮呂光時自湟河太守入爲尙書郎見僞
檀于廣武執其手曰君神爽宏拔逸氣凌雲命世之傑

也必當剋清世難恨吾年老不及見耳以敞兄弟託君至是僞檀謂敞曰孤以常才謬爲尊先君所見稱每自恐有累大人水鏡之明及忝家業竊有懷君子詩云中
心藏之何日忘之不圖今日得見卿也敞曰大王仁侔魏祖存念先人雖朱暉眄張堪之孤叔向撫汝齊之子無以加也酒酣語及平生僞檀曰卿魯子敬之儔恨不與卿共成大業耳僞檀以姚興之盛又密圖姑臧乃去其年號罷尙書丞郎官遣叅軍關尙聘于興興謂尙曰車騎投誠獻款爲國藩屏擅興兵衆輒造大城爲臣之道固若是乎尙曰王侯設險以自固先王之制也所以